# 出了门认不得家的大学者章太炎

5

大师风采

汪修荣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本书涉及民国著名教授二十余人,都是当时显赫一时的文化名流。作者从独特的视角,反映他们精彩的人生,表现其鲜明的个性。如辜鸿铭的怪癖、吴宓的浪漫、章太炎的疯……同时,作者还披露了鲁迅与顾颉刚、苏雪林与鲁迅,以及林徽因和徐志摩、金岳霖等人之间的是非恩怨与感情纠葛,展示了他们鲜为人知的另一面。

[上期回顾]

黄侃小时候聪慧过人,在武汉读书期间,就已经非常有名。后来,黄侃留学日本,结识章太炎,章太炎对他一生影响很大。袁世凯复辟后,黄侃弃政从文,专心学术。可惜的是,他年仅50就英年早逝,满腹经纶的大学者,竟然未留下一本著作。

## 为革命坐了三年牢

章太炎,浙江余杭人,一八六九年出生。初名学乘,字枚叔,后改名炳麟。又因私淑顾炎武,以炎武名绛,而易名绛,字太炎。曾祖为余杭巨富,祖父是乡村医生。父亲曾官至河南按察使,后任杭州诂经精舍监院多年。在这样的一个家庭中,章太炎幼承家学,从外祖父、父兄治经书和文字音韵之学。从诂经精舍肄业后,师从朴学大师俞樾,学业精进。

一八九五年,章太炎加入康有为所办的上海强学会。一八九六年底,应梁启超之邀,任时务报撰述,与谭嗣同等人相识,受梁、谭等人影响,思想渐趋革命。一八九七年六月,章太炎在杭州发起成立兴浙会。一八九八年十二月,因支持维新变法,遭到清廷通缉,逃往日本占领下的台湾,次年转赴日本,八月回国。

一九〇二年,章因遭到苏抚恩铭通缉,再次东渡,思想更趋激进。一九〇二年五月,章太炎回国。一九〇三年五月,为邹容《革命军》一书作序,称之为"义师先声";六月作《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因文中有"载□小丑,不辨菽麦"之语,引起清廷震怒,二事并发,与邹容一同被捕。

事发后,清政府到爱国学社抓人,问谁是章炳麟,章太炎挺身而出说,"我是章炳麟,你们抓我好了。"章遂被捕。章在狱中做裁缝度日,但革命意志不减。当时邹容尚在逃,章在致邹容的信中大义凛然道:"吾已被清廷查拿七次,今第八次矣,志在流血,焉用逃为?"劝邹容不要逃。不久,邹容真的主动投案。结果,章太炎被判三年,邹容判了二年。邹遇害后,章特地在宅壁高处挂了一幅邹容的遗像,前面摆了一张几状横板,上设香炉,每月初一、十五必沐手敬香一次。

一九〇六年阴历六月廿九日,章太炎出狱赴日,在欢迎会上,章慷慨陈词,表达自己志向:一,"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二,"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并表示要成革命大业,必须有神经病人的执著和勇气,"……大凡非常可怪的议论,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想,就能想也不敢说,说了以后,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

不久,章太炎在东京加入中国同盟会,担任民报社长,继续鼓吹革命。

## 因反对袁世凯被软禁

章氏革命热情很高,但生活上极困顿。章流亡日本时,生活拮据,常食盐笃饭。盐笃饭,乃浙江方言,即桌上放一小盆盐,用筷子蘸着下饭。最困难时连这样的饭都吃不上,生活之艰苦可见一斑。

随着时间推移,章太炎在学界和思想界的影响越来越大。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于右任发表文章,称:"章太炎,中国近代之大文豪,而亦革命家之巨子也。"辛亥革命胜利后,时任总理的孙中山特地遣使迎章太炎至南京总统府议事。

袁世凯窃取大总统宝座后,鉴于章在国内的影响,聘章为总统府高等顾问,同年任命章为东三省筹边使,试图笼络章太炎为其所用。宋教仁一案后,对袁世凯的幻想逐渐破灭,章认清了袁世凯的本质,起而反袁。

章氏反袁,自然为袁世凯所不容。一九一三年八月起,章事实上已经遭到袁世凯的软禁,失去了行动的自由。"一九一四年二月,太炎乃往总统府向袁辞行,袁不见。则以袱被宿其门下。袁遂命戒严司令陆建章将太炎拘禁于一军事废校。……续移龙泉寺。"(汤国梨《太炎先生轶事简述》)

被袁世凯囚禁后,章做好了必死的准备,在致夫人信中感慨道:"我死以后,中夏文化亦亡矣。"并在室内写满了"杀、杀、杀、杀、杀、杀、杀、疯、疯、疯、疯、疯、疯、疯"的对联,表达他的忿懑之情。

章的被捕直接导致了其大女儿的自杀。但这一切并没有改变软化章的态度。被囚禁北京时,章太炎对扮成服务人员的袁的特务宣布六条规则:"一、每日早晚必向我请安;二、见到我时须垂手鹄立;三、称我曰大人,自称曰奴仆;四、来客统称曰老爷;五、来客必须回明定夺,不得擅自拦阻,亦不得擅行引入;六、每逢朔望,必向我一跪三叩首。"

一向严谨的章太炎甚至还借吃元宵表达对袁世凯的切齿之恨,戏称道:"汤圆又称元宵,元宵者,袁消也。"一口将汤圆吃下,引得大家大笑。

## 四十岁那年娶了三十岁的太太

章氏一生,得夫人汤国梨帮助甚多。与汤国梨结婚时,章太炎已经四十岁。一九一三年六月十五日,章太炎与汤国梨在上海哈同花园举行婚礼,证婚人是蔡元培。有趣的是,二人结婚并非自由恋爱,而是经人介绍的。据汤国梨回忆:"我是浙江吴兴乌镇人。在一九一三年,三十岁时,由上海务本女校同学张默君的父亲、同盟会员张伯绳(纯)先生介绍,与章太炎结婚的。"

汤国梨是有名的才女。"吾嫂汤国梨女士,辞趣缤纷,足有才藻,徒以文名为吾兄所掩,则温和勤谨以相夫子,非吾兄欢辄不自欢。"(章行严《伯兄太炎先生五十有六寿序》)

章太炎虽然学问大,名气大,但作为一个男人却并没有多少吸引力。与章氏有过过从的日本著名作家芥川龙之介曾这样写道:"不客气地说,他的相貌,实在不漂亮,皮肤差不多是黄色的,鬓髯稀少得可怜,那突兀峥嵘的额,看去几乎像生了疣。只有那丝一般的细眼——在上品的无边眼镜背后,常是冷然微笑着的那细眼,确有些与众不同。"(《芥川龙之介氏的中国观·章炳麟氏》)

章氏出了门常常找不到家,闹出不少笑话,汤国梨对此常常哭笑不得。"中山先生派人陪送太炎回家时,出了孙家,门口仅有一辆人力车,太炎即坐到车上,挥手令拉车工人快跑。拉车工人问往哪里?太炎说'家里',问:你家在哪里?太炎说在马路上弄堂里,弄口有一家烟纸店的弄堂。因而他坐在车上,一直在马路上兜圈子。"(汤国梨《太炎先生轶事简述》)

## 和蒋介石的一段交往

章太炎不善理财,更不懂生计,家里一切都由夫人打理,寻常生活常常捉襟见肘,夫人汤国梨知道许多人求他的字,只好让他多给人写字,以解决生计,但章太炎却是一副名士派,高兴写就写,不高兴不论人家出多少钱也不写。一切完全凭他的爱好和情绪,常常弄得事情很僵。平常别人求得最多的是寿序或墓志铭等,夫人索价一百元一件。"章师的书件落款,往往只写'某某属'或'某某嘱书',绝不称'仁兄'或'先生'。求书的人,为了这点很不高兴,而且他写的是小篆,当时的富商巨公,对这种字体都不认识,不表欢迎,所以他的鬻书生涯真十分清淡。"(陈存仁)。

章的性格就是这样。"章师嫉恶如仇,凡人有不善,他总是面加呵斥,不稍留余地,到了晚年,凡他不喜欢看见的人,绝不接见,即使见了也不会多说话,嘿尔顾他,不再作灌夫骂座。"(陈存仁)不要说普通人,就连蒋介石,他也是这样。据陈存仁回忆,一次在杭州楼外楼上,章太炎正在给别人写字,蒋介石偕夫人由周象贤陪来吃饭,饭别,周对蒋说,那个写字的就是章太炎。蒋过来招呼说,"太炎先生你好吗?"章回答,"很好很好。"蒋又问他近况如何,章答,"靠一支笔骗饭吃。"蒋又说:"你有什么事可以随时关照象贤。"章答,"用不到,用不到。"蒋为表示尊敬,要用车送他回去,章坚持不肯坐其车,蒋无法,便将自用的手杖送给他,章对手杖倒满意,收下来了。次日杭州报上便刊登章"杖国杖朝"的消息,显示蒋对故旧极为关照。

一九三六年六月十四日章太炎因病去世,享年六十九岁。

# 松竹斋破产不久后荣宝斋开张了

3

民国往事

都梁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小说讲述北京琉璃厂百年老字号荣宝斋兴衰史,向读者呈现了荣宝斋大量鲜为人知的故事。小说中的历史不仅是荣宝斋的兴衰史,也是整个中国近现代史的掠影和写照;纪实与传奇间,还糅进了大量关于笔墨纸砚、字画古玩的文化常识;老北京颇有讲究的吃喝玩乐、民俗俚趣自然是俯拾皆是。

[上期回顾]

张仰山的孙子张幼林,在街上遇到了被京城官员赎身的秦淮名妓,并且一见倾心。之后不久,张仰山感觉自己大势已去,临死前,他放心不下不务正业的儿子张山林,因此把松竹斋交给了儿媳妇。并嘱托她,如果找到郑家的后人,务必将樟木盒子内的一幅字画交给他们。

## 张幼林被捕快带走了

张仰山死后,松竹斋的日子也不好过了,只得向伊万所在的华俄道胜银行抵押借款。

从松竹斋向华俄道胜银行借款到现在,时间又过去了两年半,张继林和张幼林相继完成了私塾的学业,赋闲在家。张继林还是一如既往地看书练字,张幼林则给自己放了长假。

这天上午,张幼林拎着鸟笼子漫步在街头,他东瞧瞧,西看看,漫无目的地闲逛着。逛到南横街,被无赖王小二和铜六儿盯上了。

王小二走到张幼林的身边,故意撞了他一下,手里的瓷瓶掉在地上摔碎了。王小二一把揪住张幼林:"嘿!这么宽的大街,怎么净往人身上撞?"张幼林火了:"明明是你撞的我,怎么反咬一口呀?""我还说是你撞的我呢,得嘞,我这瓷瓶怎么办吧?""怎么办?活该!"张幼林心想,想讹大爷我?门儿也没有。

看热闹的人群围了上来,铜六儿混迹在其中。

王小二一把揪住张幼林:"走!咱去衙门那儿讲理去!"铜六儿跟着煽风点火:"对,告他个兔崽子!"张幼林大怒,伸手给了铜六儿一个耳光:"你敢骂人?"铜六儿向张幼林扑过来,张幼林灵巧地闪开,铜六儿扑了个空,一头栽倒在路边的台阶上,脑袋磕出了鲜血,不动了。王小二大喊:"不好啦,杀人啦,快来人呀……"

张幼林惊慌起来,不住地辩解:"不是我打的,是他自己没站稳,大伙儿要给我做证啊……"

铜六儿满脸是血,躺在地上一动不动,起哄的好事者吐沫乱飞,在指手画脚地解说。张幼林的鸟笼子也摔坏了,笼子门儿大开着,鸟儿早不知飞到哪儿去了。

两个捕快很快赶到现场,他们拨开人群,抓着张幼林从人群里往外走,张幼林挣扎着嚷道:"嗨,你们凭什么抓我?又不是我打的,是他自己磕的……"

"是不是你打的你说了不算,到刑部衙门自然会弄清楚,你老老实实跟我走。"年纪大些的捕快半安慰着。众目睽睽之下,张幼林被捕快们带走了。

## 松竹斋倒了,荣宝斋开张了

张幼林被带走后,张李氏一边想办法营救他,一边想着怎么拯救家业。

不久后,松竹斋宣布倒闭了。伊万听到松竹斋倒闭的消息后,立刻派人查封了松竹斋。本来他是满有把握的,可清点完松竹斋的财产,伊万的心就凉了半截:怎么这样一家闻名京城、有着两百年历史的老店只清出了九百两银子?他不得不怀疑这里面另有隐情。正在此时,又传来了另外一个消息:就在距离倒闭的松竹斋不远处,又有一家新的南纸店就要开张了。伊万本能地觉出这两者之间可能会有什么瓜葛,于是,他派人密切监视着这家新南纸店的动向。

初夏的一天早晨,艳阳高照,就要开张的新铺子门口一派喜庆的气氛,高悬在门楣上的匾被一块红绸子遮盖着,原先茂源斋南纸店的大伙计庄虎臣、林满江和一个身穿长袍马褂的中年男人站在门口忙着应酬客人。

周明仁缓步走来,庄虎臣迎上去:"大哥,就等您了!"周明仁朝铺子里探头看了看:"都忙乎得差不多了吧?"

"就等您来揭匾了!"林满江正要把揭匾的竹竿递到周明仁的手里,突然看见伊万带着几个满脸横肉的家伙从远处匆匆赶来,林满江的脸上有些不自然,他努努嘴,对庄虎臣耳语:"瞧见没有?来者不善哪。"

伊万气喘吁吁地紧走几步到了门口,他盯着林满江:"林先生,你搞的什么鬼!"

"伊万先生,您这是什么意思?"林满江装出一无所知的样子。

周明仁从后面拍拍伊万的肩膀:"伊万先生。"

伊万回过头来:"周掌柜?"周明仁笑眯眯地看着他:"今儿个您也给荣宝斋道喜来啦?"

"道喜,道什么喜?我这是来讨欠账的!"伊万气愤地说道。

周明仁大为不解:"怎么着?荣宝斋还没开张,就欠您钱啦?"伊万指着林满江:"林先生,你不要拿别人当傻子,你用松竹斋向银行借钱,然后又宣告破产,开了荣宝斋,你应该明白,这是在逃避债务,要受到惩罚的!"

"伊万先生,您这么说就不对了,松竹斋经营不善,倒闭了,铺面不是也抵给你们银行了吗?这荣宝斋和松竹斋可是两码事儿,您瞧,这位是东家李先生。"林满江指了指身边的中年男人。

中年男人客气地向伊万点点头:"在下李渊如,请多指教。"这位李渊如不是别人,他是张李氏的娘家哥哥,新南纸店的名义投资人。

林满江又指了指庄虎臣:"掌柜的是庄先生,我呢,是过来帮个忙儿的。"

"伊万先生,您有什么证据证明荣宝斋就是松竹斋呀?"庄虎臣的问话不软也不硬,但伊万却一时无言以对,憋得满脸通红。

## 秋月竟然是郑元培的孙女

这段时间,秋月回了趟浙江绍兴老家,把祖父母、父母还有奶妈的遗骨都带来了,在京城郊外给他们修了新坟,这样她就能在京城安心长住了。秋月原本打算等杨宪基在刑部重审当年父亲蒙冤的那件案子有了结果再去张家谢恩,谁知那是皇上亲自处理的案子,要想翻过来一时有相当的难度,于是秋月不想再等了,她直接去了琉璃厂。自从上次秋月被左爷纠缠以后,杨宪基给她选了个丫环小玉,小玉聪明伶俐、性情温和,随时陪伴在秋月的左右,也使杨宪基绷了好长一段时间的神经多少有些放松了。秋月通过熟人打听到了张家的住处,前去拜访。

李妈带着秋月进了院子,脚步声惊动了正在东屋临帖的张幼林。他隔着窗户看见了秋月,立刻就临不下去了,他搁下笔,目送着秋月进了客厅,心中打起了小算盘。

客厅里,张李氏警觉地注视着秋月:"小姐,你找松竹斋的东家,有什么事儿吗?""看来您就是了?"秋月试探着。

"松竹斋是张家的产业,关张之前是我的小叔子张山林当掌柜的。""那张仰山先生是您什么人?""张仰山是我的公公,"

秋月的眼泪"刷"地就下来了,她给张李氏跪下:"我可找到你们了!"张幼林端着茶盘推门进来,见到此番情景不觉愣住了。张李氏赶紧搀起秋月:"小姐快快请起,你这是怎么话儿说的?"秋月擦着眼泪:"我是来找张家报恩的,张仰山先生是我家的恩人。"

张李氏心中顿生疑窦:"我公公已经过世了,你是……""张仰山先生救过我祖父郑元培的命,我叫郑秋月。"听到这句话,张李氏几乎惊呆了,随即百感交集:"哎呀!你是郑大人的孙女?快请坐,我们等你很多年了。"张幼林把茶盘放在八仙桌上:"秋月姐,请用茶。"

秋月在这里见到张幼林颇感意外:"是你?"接着恍然大悟:"原来这是你家?怎么以前没和我说过?""以前……你也没问过我啊。""你们认识?秋月啊,这是我儿子;幼林呀,你爷爷给你讲过郑大人的事,秋月小姐是郑大人的孙女,按辈分,你该叫她姐姐。"

三人落座,张李氏拉着秋月的手寒暄一阵。后来,张李氏起身出了客厅,不一会儿就拿着两个卷轴回来了。张李氏给秋月展开卷轴:"这是宋徽宗的《柳鸲图》,这件是怀素和尚的《西陵圣母帖》,我公公临终前特意交代,如果有一天,郑家的后人找到张家,你们要记住,这其中一幅书画理应是郑家的。秋月,我们总算把你盼来了,请你任选一幅带走,我也算是完成了公公的临终嘱托,放下了一件心事。"秋月仔细看着书画,激动地感叹着:"真是无价之宝,祖父提到过这两件宝贝。"

"请秋月小姐挑选吧。"张李氏催促着。怎奈,张李氏百般劝说,秋月却执著地摇摇头。

张幼林站起来:"妈,秋月姐执意不要,您也别为难她,你们看这样好不好?这两幅书画先放这里,张家代为保管,这件事以后再商量,秋月姐可以随时来拿其中的一幅。"听了张幼林这番话,秋月的脸上有了笑容:"还是弟弟想得周到,就这样吧,我们以后再说。"